

市长脱光光

四年一度的美国旧金山市市长竞选，最近创下了奇迹。现任市长佐登可使出浑身解数，竟然公开在各报刊上注销他与两名男性电台主持人裸体共浴的照片。因为主持人说，只要佐登这一脱，便可多得到二万五千张选票。在这巨大诱惑力的驱使下，佐登毅然不惜一脱，嘿！第二天，旧金山的所有报刊都赫然注销了佐登裸露两点的淋浴「玉照」。

运用胴体作为竞选的本钱，这在台湾、意大利都曾表演过，然而人家都是很有看头的女性，男佐登也来凑这个热闹，不羈是破了天荒。经这一脱，报刊杂志竞相登载，对竞选经费短缺的佐登来说，既增加了频频曝光的机率，又节省了一笔文宣开支，无形之中掀起了一股佐登裸体效应，何乐而不为？有人还认为，佐登这一脱，正好说明了他的平民化、幽默感，并无不妥。另一派则抨击说，旧金山是国际城市，市长为了选票竟然拍出如此低级品位的裸照，实在贻笑世人。甚至有的担心，人人都「有样学样」，那么将来各种类型的选举，与「脱衣秀」有何殊异？

佐登却辩白说：「我现在也没有任何可掩盖的东西。」他想借洗澡隐喻政治的肮脏，自称他自己却是清白廉洁。市长的话似乎也有道理。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脱光光，一切透明化，毫无任何黑箱作业。然而，就是脱得纤毫毕露，又能说明什么，解决什么呢？只要周围一片漆黑，或是光线不足，脱得再光也是枉然，谁看得清楚？

「左右」为难

初抵伦敦，最为忐忑者是上街。英国的交通规则与美国及欧洲其他国家恰恰相反：车辆、行人一律靠左而行。对我们这些「右」惯了的人，一下子还真不容易适应。加上伦敦是座旧城，街道既狭窄，交叉路口又多，最为令人提心吊胆的是，所有叉口都不象美国，标上 Stop 的牌子，在美国，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是行人第一，车子好歹都得耐心等着，否则就算违规。在伦敦，行人就没有这些特权了。

那天，我们乘地铁，到了出口，上了地面之后，在交叉路口，只见一辆又一辆各式各样的车子，络绎不绝。看好右边没有来车，刚要举步，冷不防从另一条路的左边拐出一辆出租车，吓得我们赶紧又龟缩到行人道上。又一次，去餐馆吃晚饭，只见路两边车子全是头对头停着，搞得我们不明方向，左右为难，不知要靠哪边走才对路。

据一位旅居伦敦的友人说，伦敦的路况确实复杂。你如果要当的士司机，要先去上两年的课，通过严格考试后，才能领到驾驶执照，殊为不易。至于要熟悉伦敦市内的大街小巷，就是伦敦通也未必全懂。

由于伦敦靠左走的交通规则，给许多游客造成困惑，导游也就特别地关照。我们的导游小姐那一天又一次提醒大家：下车要注意来往车辆，我可不愿意去清扫路上的「草莓酱！」也许由于大家都小心翼翼，伦敦的交通秩序还算可以，没见到导游小姐所说的「草莓酱」。

崭新的太阳

人生会有许多快乐和痛苦。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能把你的快乐告诉大家，让大伙儿一起来分享你的快乐。古人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真是语意深长。来美后，每逢生日、感恩节、圣诞节、新年元旦，总会收到许多朋友寄来的贺卡，精美的贺卡上总印着「快乐」二字。今年圣诞节前后，照例又收到许多友人从各地寄来的各式各样的贺卡，我把它们布置在书架的一角，让满屋豁然生辉！

在几十张贺卡中，有二位朋友与众不同：这就是 W 君和 C 君。除了温馨、美丽的圣诞卡外，还捎来一张手写的信笺。信中特别把他们一家在一年中令人高兴的事，向我们通报。让人们在这辞旧迎新之际，也一同来分享他们的喜乐，这确是在国内所未遇过的。当然，过去每到年终总免不了要写些所谓「年度总结」之类的官样文章与应景之作，那十足的八股味儿，没有任何新鲜、喜乐之感。今年收到的二位友人的「年度总结」却别具一格，让我感受到他们那一颗跳荡、喜悦的心！

W 君是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去年，由于他在眼科手术中的突出成就而应邀参加在香港举行的一次国际眼科医学学术会议，他在会上宣读了论文并得到一致的好评。他的太太 H 君在绘画艺术上也有新的创意。他的女儿 N 君在纽约上大学，因专长声乐，还在课余录制了录音带并公开发行。他的双亲虽都已老迈年高，却乐观康健。我看着 W 君一家生活在充实和喜乐当中，心中的欢愉之情久久不能平息。

C 君是我们的挚友，前些年她因病住院，凭着她的坚强意志战胜了病魔。去年，她为了考验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由她的先主陪同，毅然进行了一次中国之旅。在信中，她报告了旅途的艰苦与欢乐。特别是漫游在中国长江三峡观日出的奇特感受，令人领会到生命就如初升的太阳，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她的报告，让我再一次分享了她身体康复的喜乐和对生命充满信心的振奋。

一年之计在于春。让我们用新的挑战去迎接每一天崭新的太阳，等到今年岁终之时，生命都拥有一个充实的喜乐，与你分享，我的朋友！

屠宰方式

近日来，美国旧金山华埠因「如何屠宰禽畜海鲜才算人道」的问题闹得满城风雨。事情的原由是，那天，有几个「保护动物协会」的先生太太逛到中国城，发现一家卖鱼肉店里，大约六十只活青蛙被迭罗汉似地挤放在浑浊污水的塑料盒中；又看到另一家一名雇员抓起一只活鳙鱼，当头一击，三下五除二，斩头去鳞剖肚，装进袋里让顾客拎走。这一幕幕生宰动物的「暴行」，引起这伙保护动物人士的极度不满。于是他们通过报纸、电视传媒，大肆鞭答华埠店铺的「大屠杀」行为。这当然在华人密集的旧金山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真是你不说倒还明白，你越说让人越糊涂。人们搞不懂的是这些鱼虾鳖蛙到底吃得吃不得？若是吃得，又到底杀得杀不得？若是杀得，又如何送它们上西天？用什么「屠宰方式」才算是人道的？才不会让它们在临死前感到痛苦？如果中国城杀鱼宰鳖算是不人道，那么将龙虾、螃蟹活生生地丢进沸水中，到宰牛杀羊以至打鹿猎鲸不是更残忍吗？据说，这一连串问题都变成人们在公听会上唇枪舌剑的重点。

有人甚至很「人道」地提出，为了减轻这些动物的痛苦，最好处以电刑；更有人说，不能当场屠宰，应该关在房子里进行暗箱作业，那样既文明又卫生，当然就可美其名曰「人道」了。所谓「屠宰方式」条例的争论，也可算是美国式的「民主」与「人道」吧！

屋檐下

老式的房子，多半有屋檐，那儿既可躲避风雨，又可遮荫乘凉，是块好地方。在下的家居并不古老，却有一方颇大的屋檐，这于附近也算是稀罕的殿堂了。

家居的屋檐与众不同，它是在落地铝框玻璃大门之外的一块地方。因为正好处于二楼楼的底下，于是便成了一处可以避风遮雨的胜地，如之，还得步下几级阶梯才通到街上，这样的「屋檐」就显得更为舒适了。也因之舒坦，时时就有了许多可观的风景。

邻近居家，有一所颇有名气的私立高中。于是，每每课间休憩时辰，就会有三两男女学生来到屋檐底下，挤在阶梯上，或抽烟闲聊，或畅饮可乐，那是无忧无虑的年华。屋檐下不时飞出串串嬉笑，家居的屋檐，是欢乐的所在！有时，刚好外出归来，凑巧碰上一对少男少女，正在屋底下卿卿我我，热烈地拥抱亲吻。在下不便打扰，只好拐到附近的小

店去，要了一杯咖啡，慢慢地打发时光。且让那甜蜜的爱，任凭淹没了甜蜜的屋檐。原来家居的屋檐，还是播撒爱情的所在！

一天清晨，正要出门，瞥见屋檐下正躺着一位流浪汉。笔者居住的旧金山，一向是无家可归者的天堂。没想到家居的屋檐，也成了他们栖息的住处。不过，仅此一次，至今再也没有出现。对于流浪汉的光顾，我实在说不出是应该欢迎呢抑或其它？

小镇之恋

在大都市住久了，总是没日没夜地泡在繁华、嘈杂、拥挤、污染之中，日子过得近乎麻木而乏味。美国的大城市比起香港来，虽然没有那种令人局促紧迫之感，但也好不了哪儿去。

于是，我向往美国的小镇。向往小镇的宁静、清新、纯朴与悠适。几个朋友都住在远离城市一两百哩的小镇上。他们经常在周末或假期邀我们去那儿，或参加派对，或小憩些天，或与他们一起带着他们的爱犬，到附近的山丘小径，溜达个把小时，远眺蓝天，近看绿树，那份宽舒，那份惬意，简直与到仙境去脱胎换骨无异。

有一次，我们应邀去友人在小镇的度假别墅小住。小镇座落在怀俄明州的一个山脚。屋外有山村公路直达城市，交通很方便。美国的小镇虽然远离闹区，但因有了路、水、电，因此生活起居的水平比起大都市来毫不逊色。反而，因为喧嚣顿失，绿荫无跟，溪涧淙淙，野花烂漫而让身心得到空前的陶冶，变得无比舒展，无比恬适。此时，你会对小镇不期然地有一种心灵上的贴近与呼求。生活在这样的天地中，不必忧心忡忡于城市暴力、环境污染、精神狂乱与人心的败坏。难怪许多老美，总希望有机会来这避风港，作短暂「隐居」，借以自我净化。

然而，最近有消息说，美国的传统小镇日趋凋零。小镇的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失，留下了失业与贫困，民风也受到侵蚀，往日一到星期天，合家齐上教堂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小镇开始变了，变得无聊、庸俗，变得兴味索然，失去了固有的魅力。人们在呼唤小镇，留恋小镇。然而，更重要的是挽救小镇，振兴小镇，让它永葆传统的风貌。

小心轻放

经常看到运送玻璃器皿或是易碎物品的包装纸箱上，赫然印着四个大字：「小心轻放」。这还不够，甚至在一旁再添一个玻璃杯的图案，形象地警告内装一碰即碎的玩意儿，在搬运的过程中，务必：小心！轻放！

别以为有了白纸黑字或是黄纸红字就万事大吉了。有谁看到那些搞装箱送货的人，真的就那么小心翼翼地唯命是从，轻手轻脚地呵护着？还不是熟视无睹，照样扔呀摔的？

经过千里颠簸，万般磨难，能够完好无损地运抵目的地，是这些易碎品本身的造化，绝非某君的丰功伟绩。

其实，我们的周围有太多的易碎物品，小到家庭成员，大至国际关系，无不脆弱得一碰即碎。笔者有对朋友，其婚姻度过了「七年之痒」的危险期，照理没有钢铁般坚不可摧，也不至象普通玻璃那样脆不禁摔吧。谁知最近在日常生活中，就因为缺少「小心轻放」而散伙。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当今世界，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更需要各国领袖、政治家们「小心轻放」，切忌粗暴、轻率，更不许动辄以武力威胁，以禁运要挟，处处以「世界警察」自居，老是监督别人要「小心轻放」。

不过，话又说回来，靠别人「小心轻放」，还不如自己腰杆子硬。本身是铁骨铮铮，任凭外界怎么摔打、破坏，都无损其半根毫毛，就能立于不碎之地，那才是立国治家的根本。当然，尽管到了这个份上，需「小心轻放」时还得要谨慎行事，半点疏忽都要不得。

寻找「插头」

带了手提电脑(Notebook)，到日本参加诗会。每次出门，为了让所携带的电器「插头」能够很般配地嵌入该地的插座，总不忘带了那一包在美国购买的各种插头「转换器」。也许经常出门的美国人，尝尽了因电器插头不对路而无法使用的苦头，因此特地开发出这种带着圆扁、三角、两脚不同型号的插头，以备应急。没想一到前桥市的旅店，打开计算机才发现恰恰漏了将能和日本插座「结合」的扁形两脚插头，眼巴巴瞪着千里迢迢带来的计算机干著急。

在前桥街头逛了两天，都无着落，只好向大会的有关人士求援，请求帮助寻找扁型两脚插头。日本人向以礼貌著称，立即派一位中文翻译带我去寻找插头。谁知偌大的一间电器行，竟找不到一个极其普通的扁型两脚插头。憋了两天，心有不甘，又找大会请求寻找插头，这回更劳他们派了一位中文翻译桥本先生亲自驾着车子满城跑，为的是寻找一个平常的插头。热心的桥本先生顶着烈日带我一连去了三家电器行，把经理请出来都是一句话：对不起，日本不生产这种插头。总管最后竟建议说用两根电线代替插头，不过他说如此做有危险，可能会让计算机短路，听得我们只好作罢。桥本边开车边扫兴地说：这就是日本经济！

一个普普通通的插头，看出了日本经济的重重壁垒。日本人的贸易保护主义害得别人和自己都吃尽了苦头。

宠物天堂

许多人把美国比作什么「老年人的坟场，中年人的战场，少年人的天堂」，其实，更确

切地说，美国是宠物的天堂，无论走的跳的，游的飞的，一旦荣升贵为宠物，行，除了不愁吃，不愁穿（需要穿的话）外，也不愁住，不愁病，不愁玩，总之，不愁一切，日子过得比天使还自在。

老美对宠物呵护有加，除了有法律在那儿盯着，稍有疏失，落个虐待宠物的罪名，少不了吃官司外，更主要的是，老美确实打心眼里喜爱宠物，把宠物当成家庭的一员，什么事也少不了牠们的份。也因此，媒体上关于宠物的新闻，经常不绝于耳，有时听起来，除了对老美更加尊敬之外，总为那些宠物们感到庆幸。

最近，有二则关于猫狗方面的动向，有点意思。一说美国有人开了一间宠物快餐店，供应各式各样的牛排、汉堡等美食。据说，这些猫狗和主人一起上馆子打打牙祭，是宠物一生中最痛快的事。又一则说，为了让宠物除了有「食」的乐趣外，还要有「色」的享受。过去，许多主人往往将宠物一阉了之，剥夺了牠们「性生活」的权利，从法律角度来说，是侵犯

了牠们的兽权。为了让叫春的爱猫，发情的爱犬都能过正常的性生活，专家们发明了宠物避孕药，这样，就成兽之美了。

不过，如果家中宠物一时找不到性伴侣，得了性苦闷，怎么办？索性爱牠们爱到底，急宠物之所急，干脆开一间「宠物妓院」得了。既然市面上已经有了「宠物餐馆」，那么关于「宠物妓院」的构想，也决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了。

宠坏了

育儿经中，最重要的是对小孩不能宠。一宠就会惯，宠惯了就难办了。有位朋友好不容易生了个宝贝儿子，夫妻俩真是百般呵护，宠爱有加。他们最怕孩子哭，一哭就要抱，一抱就放不下。特别到了夜里，孩子一哭，好象天要塌下来，忙得俩夫妇比消防队员还紧张，哄骗逗耍，都不凑效，最后只有抱这一招才解决问题。谁知一抱就黏在手上，一放下又哭，夫妻只好轮流值班，搞得精疲力竭，叫苦连天。得，谁叫他把孩子给宠坏了。

美国的小孩生活环境太优裕，教育又太宽松，许多小孩可以说从没吃过苦，一生下来就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久而久之，都被宠坏了。老美何止是小孩被宠坏？连许多大人也舒舒服服地过惯了，一旦遇到什么变挂，就吃瘪了。有位美国朋友的女儿，一家住在风光明媚的夏威夷，几乎一年到头都在度假。那一年，一场台风吹袭该岛，我朋友女儿的住房也在台风

横扫之列。当这场天灾过后，朋友收到女儿的来信，信中告知，一家平安，唯独因一时缺电，所有生活的秩序全都乱了套。在信中，她的女儿很忏悔地说：我们都被宠坏了，从来没想到和经历过缺电的日子该怎么过。现在，她尝到了被宠坏了的滋味。不过，她也只仅仅尝到了没电的滋味。

好笑的是，不仅朋友女儿的一家被宠坏了，连她养的猫也不例外。她家的猫小姐过着神仙的日子，不但有粉红色的软床，而且只认定吃一种名牌的猫食。有一次，刚好这种罐头缺货，猫小姐宠坏了，别的猫食一概不对她的口味。也绝，这位猫小姐宁可饿得两眼昏花，决不进食，把我朋友的心都疼死了。唉，美国真是一个被宠坏的国家。

家庭啊，家庭！

五月十五日那天，有朋友问我是什么日子？心想，什么日子呢？既不是法定的假日，又不见有什么特别的动静，报纸、电视也没有什么关于这一天的头条新闻。干脆回答不知道。又问了其它的几位，结果没一个人答得出。原来，联合国规定今年是「国际家庭年」，而五月十五日，是「国际家庭日」。

当然，不懂得家庭日，不等于不重视家庭。更不等于笔者之流的家庭出现危机，抑或家庭濒临崩溃。但是，不可否认，当今世界，做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确实面临着重重危机。这个细胞变得十分脆弱，甚至产生恶变、解体、以致死亡。很难设想，一个动荡的世界，可以孕育出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个不安的社会，能让家庭过着恬静的生活。战争动乱、种族冲突、经济衰退、人祸天灾、社会暴力、性爱泛滥、夫妻离异等等无不给每一个家庭投下了阴影，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力。

应该说，我们华人对家庭价值的重视，是有可取之处的。但是，面对恶劣环境对家庭细胞的侵蚀，千万不可低估。值此国际家庭年之时，为我们人人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而祝福吧。

安全阀

美国真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度，人们的情绪、不满，有许多可供渲泄之处。这样，无形之中，让社会减轻了许多压力，缓解了不少潜在的危险。这与机器上的安全阀一样，起着制衡的作用。又象水库的泄洪道一样，洪峰涌至，主河道来不及排遣洪灾，就开启泄洪闸，给为非作歹的祸害找一个出处，让它渐渐地销声匿迹。

每年那数不清的游行、集会、听证、投票，都是老美自由渲泄的好场所、好机会。你对社会、政府、总统政策、市长言行不满？你可以采取各种方式方法发泄自己的愤懑，你可以举起标语牌，你可以在听证会上大肆抨击，你可以大摇大摆地投反对票，你可以写文章、画漫画把他们冷嘲热讽一番。且不论效果如何，满腔怒火通过安全阀这么一调节，温度立即得到冷却，情绪马上变得缓解，到了心平气和的时候，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问题往往容易解决。

三藩市每年還舉行從海灣到太平洋岸的賽跑活動。這一年一度的盛事，吸引了全國甚至全世界的人馬來參加，其中不乏賽跑健將，來者意在奪魁。不過，絕大部份，只是來湊熱鬧，跑著玩。也許只是好奇，也許只是精力過剩，也許只是為了出出風頭，所以人山人海，無奇不有。不管怎樣，總算有個地方渲泄一下。

大陸要是也能把這些游行、集會、文章、漫畫，都納入老百姓情緒渲泄的軌道，把它當成一種安全閥，不要總是大驚小怪，小題大作，動不動就是階級敵人，反革命。這些話，要是北京當局能聽得進那麼一丁點兒，人權方面就會有所改善了。

安全感

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觉察到有三个字老是缠绕着每一个人，那就是「安全感」。不论何时何地，几乎没有谁不被这三个字笼罩着。

一早起床，打开电视，已在播放高速公路的车祸惨状。开车没有安全感，然而走路也安全不到哪儿去，好好的，冷不防闯出辆车子，就被吃了。经济不景气，到处在裁员，今天还在上班，说不定明朝就被炒了鱿鱼。就是侥幸没轮到，也是战战兢兢，没有安全感。

有位亲戚，平日间身体还不错，谁知近来去医院一检查，是乳癌，麻烦多多。人们对健康没有安全感。有位友人，才结婚两年，没听说感情亮起红灯，最近却听说他俩已经分手。夫妇对婚姻缺乏安全感。

就餐赴宴，吃时怕胆固醇太高，喝时怕咖啡因太多。都小心翼翼吧，又耽心餐馆会不会放了味精遭过敏。其它，诸如炉头的瓦斯引起火灾，巴士碰到扒手，大街遭遇枪杀，女孩惨被奸污……不安全的因素就象空气，象阴影，搅得你寝食不安，六神无主。

安全感小至于之个人，大至于之国家、世界，都至关重要。可是，哪儿才能找到安全之处？我这么一问，又有人嗤之以鼻：嘻！杞人忧天。

孤独的折磨

若问人间最为痛苦的什么？是孤独。

在美国，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些颤巍巍的耄耋老人，很艰辛地移着蛇步，搭车、购物。每当此时，心中就会涌起一种莫可名状的哀戚。唉，多么孤独的黄昏啊！也许他们有儿孙后辈，但是，习惯上都不住在一起，特别是当他们的老伴挥手而去，剩下寡妇鳏夫，日常连个说话的对象都没有，那日子实在孤独凄清得既可怜又可怕！

最近，有人去访问刚刚驾驶美国「阿特兰大」号航天飞机返回地面的资深宇航员诺曼·萨加德，问他太空飞行对人的最大考验是什么？他认为不是在生理上而是在心理上。萨加德作为第一位搭载俄罗斯航天器的美国宇航员，在太空中连续生活了一百一十五天。他说，虽然长时间地食用速冻或脱水太空食品，让他食欲不振，掉了六公斤，但这活罪他还能忍受。最难耐的是心理上的孤独！萨加德虽能说俄语，但他的两位俄罗斯同伴却不会说英语。因此，「有话无处诉」的孤独常常袭上萨加德的心坎。孤独，是对他最痛苦的折磨！

至此，我又回想起刚刚移居美国之时，语言的障碍造成了心理上最痛苦的孤独。自己

一下子成了「瞎子、聋子、跛子」还加上哑巴。每每听到电话铃响就不由心惊肉跳，接不是不接又不是。整天就盼望能有个同胞，说说家乡话。每当凭窗眺望之时，就会记起清代陆苍培有诗曰：「云山万里别，天地一身孤」。于是，深深的共鸣便在心中久久澎湃……

子奴与孙奴

每次在中国城等巴士，常会看到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妪一只手拎着装满食物的袋子，另一只手牵着个三四岁的小孩儿，仔细一瞧，背上还背着一个更小的。这种景象似乎从不发生在老外的身上。看着老妪那慈祥的皱纹，那纯朴的神态，一首赞美中国母性崇高伟大的颂歌仿佛回鹜在天际。

此时，我在心中正揣测着这些老人的身世。也许她出身贫寒，识字不多，从小过惯了苦日子。为了这些儿女，她没享过一天闲日子，靠着干农活、拣破烂、或给人家当保姆、洗衣裳，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把几个儿女拉扯大。接着，又为了这些儿女的亲事，她没睡过一夜安稳觉，不是担忧女儿找不到一个好女婿，就是惦挂媳妇还没给生个小孙孙。女儿做月子都是靠她忙里忙外伺候着。尽管已经升级当了外婆，她还是闲不着，劳碌惯了，煞不住，停下来要生病。眼看最小的儿子也结婚了，她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不用说，媳妇的月子也得靠她张罗着。后来，靠着机遇，来到了号称「天堂」的美国。一家团聚了，环境变了，然而，那生活的老习惯、老方式还是「外甥拿灯笼——照舅（旧）」。尽管她已经当了好几任祖母了，该享享清福了吧？有人耸恿去搓搓麻将，她说还有一大堆家务没做呢；有人建议说该去旅游旅游，她说算了，有什么好看的？还是呆在家里最舒坦，一出远门，浑身不自在。于是，别人笑地做完了儿奴才又接着做孙奴才。而她毫无怨言，她是心甘情愿的，她觉得这是她的福气！

的确，这是她的福气。不过，这些在美国出生的孙字辈，慢慢地，他们接受的是美国的教育，他们是成长在美国的社会环境，有朝一日，当他们长大成人，展翅高飞时，是否会记得曾经抚育过他们的 **Grandmother** 呢？

嫁鬼随鬼

中国有套扼杀女性的枷锁，曰：嫁鸡随鸡，嫁犬随犬。几千年来，在这封建礼教的统治下，不知有多少良家妇女在婚姻的牢笼里葬送了青春，湮灭了幸福。如今，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嫁鸡随鸡，嫁犬随犬的桎梏早已被砸了个七零八落。不过也不尽然，有些女性虽然跳出了嫁鸡随鸡，嫁犬随犬的藩篱，却又掉进了嫁鬼随鬼的陷阱。

自从大陆被开放改革的大潮冲开了国门之后，涉外婚姻便随之时髦流行了起来。不少大陆的女性以「鹊桥」当跳板，千方百计找个洋丈夫，以圆出国之梦。笔者有位远房亲戚 S 君，就是利用涉外涉了个白人老公，甘愿委身嫁给比她大二十岁的老外，风风火火来到了美国。当初，她给自己订下一条「非外不嫁」铁规，捱过了三十，果然求她在美国的朋友在报纸的广告上逮到了一个「先友后婚」的猎物。当那个老外去与她相亲时，S 君简直像中了六合彩，三下五除二，就双双去登了记。接下来，就盼飞越重洋来美国过神仙日子了。

当 S 君的双脚落在异国他乡后，才知大事不妙。那个白人原来是「三鬼」缠身，是个出类拔萃的烟鬼、酒鬼兼赌鬼。满屋子乌烟瘴气，酒味冲天，赌输了回家就揍老婆。去年笔者回乡，碰到 S 君的父亲，他感慨不已，谁叫她找了个「鬼佬」，如今只好自作自受了。

婚姻生态

大千世界，万物各殊，很难统一也无法统一。最愚蠢的莫过于用种种强制手段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热衷于此的，古往今来，绝无成功者。其实，凡事大都具有某种生态，很难用固定的法律来规范。譬如男婚女嫁，生儿育女，都是很「个人」的行为，外力的干涉，不但于事无补，搞不好还会铸成悲剧，走向反面。

说到婚姻，就更是千姿百态了。有的美满，有的欠缺；有人结一次婚就能白头偕老，有人结了七、八次婚还想吐故纳新；有人只恋爱不结婚，有人先结婚后恋爱；有人异性恋，有人同性恋，还有人双性恋；有人一辈仔当王老五老处女，讨不到老婆找不到老公，有人却三妻四妾、「面首」成群；有人早婚，有人晚婚，有人不早也不晚；有的老夫少妻，有的老妻

少夫，有的年龄相当；有的夫妇志趣相同、性格相似、夫唱妇随琴瑟相和，有的夫妻爱好迥异、个性相左，倒也相安无事；有的两口仔如糖似蜜，有的一对儿相敬如宾，也有的战祸连绵，家无宁日；有的人丁兴旺儿女成堆，有的终身不育后继无人；有的只有婚姻没有爱情，有的甚么也没有只是逢场做戏。总之，生态者，自然性、多样性也。

早先听说老美的婚姻观念很开放甚至很「随便」，来美后才发现并非如此。只是他们比较承认各种不同的婚姻生态，而且采取较为宽容和包涵的态度。就如对待同性恋的，也是用一颗平常心去泰然处之。再譬如对堕胎和反堕胎，也仅仅喊喊口号游游行，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像有些地方个别人，蛮不讲理，半夜三更的把车子开到家门口，二话不说地抓去打胎、结扎了再放生。

奸人与被奸

记得许多年前，在日本琉球发生了一起驻日美军强奸日本女童的案件。三名美海军陆战队的阿兵哥，可能很久没有进行过实弹演习，饱暖思淫欲，那天租了车，就把一名十二岁的女学生拉上车给霸王硬上鞭了。谁知这一奸奸出了大乱子，惹得琉球以至全日本上下群情激奋，游行的游行、示威的示威、抗议的抗议，控诉的控诉，一时间，真有把美国佬赶尽杀绝的大和民族的英雄气概。一位女童被外人奸了，就能同仇敌忾的，逼得山姆大叔又是赔礼道歉，又是严惩罪犯，东洋人再次向世人证明，他们不是孬种，佩服，佩服！

被人奸的味道当然是不好受的。然而，这又使人想起，也是这些大和民族的前辈，在那场被称为大东亚的圣战中，奸污了多少亚洲邻国的妇女？前不久，为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各地都举办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据统计，在八年抗战中，就有二十万中国同胞死于非命，光南京大屠杀就有三十万无辜的中国百姓惨遭杀戮，日寇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这页惨绝人寰的历史，如今还记忆犹新。

若是将日本兵与美国兵相比，既无必要也无意义。在此，笔者只是想提醒日本的某些好汉，冤有头，债有主，被奸的账要算，奸人的账也要算。不要在被奸时，忘了自家奸人的罪行。如果琉球事件能让日本的某些人也能扪心自问，那真是大和民族的造化啰。

好猫标准

以前，很相信世界上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非但相信，还孜孜以求，将之崇为颠扑不破的学说加以信仰。后来发现这种真理很难找到，甚至压根儿就没有。因为民族、制度、经济、文化、历史千差万别，各不相同，要用一个统一的真理标准来框定，不仅不科学也不现实，所以行不通。

就说那句「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名言，若以这条好猫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的猫们，恐怕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国猫绝对算不上好猫。在美国，猫是天字第一号的宠物，是家庭中货真价实的一份子，整天养尊处优，吃的是特制猫食罐头，睡的是柔软的猫床褥垫，不时有主人与之聊天、搔痒。稍有微恙，还得上医院找大夫诊治一番。几乎所有的美国猫类，从喵喵坠地到垂垂老矣，若问牠老鼠是什么样子，肯定答不出来，就连牠们的爷爷奶奶恐怕也不知道。在这样环境中生活的美国猫，其捕鼠的本领早已退化得一乾二净，用能抓老鼠的标准去要求她们，实在有欠公平。美国好猫的标准在于长得靓不靓，娇不娇，是否能讨得主人的喜欢，绝不在于能否抓鼠。

对好猫的标准都没法达到共识，更遑论其它了。但是，有人却硬要用本国的标准去强求别人，进而干涉别国的内政，实在蛮横之极。再说，人家也从没用那条「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标准来要求美国猫嘛。

好一个「随」字

好锺意「随」这个字。「随缘」、「随意」、「随兴」、「随便」，似乎一和「随」字搭在一起，一种无拘无束、洒脱倜傥的境界便油然而生。人生在世，凡事确确乎需要「随」一些的。若是碰上一个四四方方、拘谨刻板、刚愎愚顽、僵硬执拗的人，恐怕谁都受不了。

回想年轻气盛之时，总觉得所有的人与事，都必须匍匐于自己的跟前，都应该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后来，历经岁月的洗涤，尝遍人间的辛酸，才认知了生命是如此的短暂与渺小，实在没有必要那么死心眼地糟踏自己，何苦呢？

记得，好多年前，一位友人要我为她介绍男友，还未开口，先列出一嘟噜的条件，就这么挑来拣去，最后成了「老大难」。最近她松口了，说算了，「随缘」吧。

上个周末，曾去参加婚宴，为了捉弄新郎恶作剧，有人非得一杯又一杯地将他灌个烂醉。其实，还是「随意」好，把好端端的婚礼气氛搞得那么紧张逼人，煞风景。有时，在「随」的背后，是一种豁达，也是一种无奈。因为与其将自己碰得头破血流，还不如处之若素，不求不忤，以平常心待之。这种「随」的心态，真有好处。每每碰到诸事不顺之时，只好告诫自己：随遇而安吧。你看，还是离不开一个「随」字。

失恋偏方

常言道：病急乱投医，此话不假。正由于重病心焚，求医心切，管他甚么江湖庸医、黑道巫医，都捧为华佗再世，奢望药到病除。于是假郎中挂羊头，卖狗肉，甚么秘方、单方、验方、偏方无奇不有，大行其道。我不太相信这些玩意儿，但也不反对偶尔试试。有些偏方，吃与不吃，无关痛痒。有一位朋友的父亲患高血压，别人赐他一贴专治高血压的偏方：花生浸醋，早晚各服七粒。他照着清晨空腹一二三四五六七，临睡之前一二三四五六七，如此坚持两个月，血压的行情是外甥拿灯笼——照舅(照旧)。好在并不难吃，他不忍半途而废，仍是锲而不舍地「七」下去。

前些年，在一本杂志上偶尔看到有一治失恋的偏方。说是如果有朝一日失恋了，整天掉了魂似地，前途一片黑暗，生命失去意义，甚至不如一死！在这人命关天的紧急关头，别怕！赶快吃「失恋偏方」——巧克力！起先我以为是巧克力广告，一看：却不，文章还提出「科学根据」，说失恋者往往在失恋期间缺失一种甚么「酖」，失恋者，失「酖」也，

而巧克力中恰巧含有大量的这种「酥」，正好补充其不足。

无独有偶，台湾也曾经推出过甚么「失恋偏方」，为了戳穿骗局，电视台还不得不正告「失恋观众」，说服此偏方，不仅不能治病，反而伤身。其实失恋本身不是病，是一种精神状态的失控。如果一定说是病的话，是一种「心」病。只有从心理上、精神上给予医治、开脱才能凑效。当然也有不治者，或疯、或死、或引发出一系列人们意料之外的后果，于是这世上便有了各式各样永垂不朽或庸俗不堪的爱情悲喜剧了。

太平面和保险套

生日，无疑是一年中最有意思的一天。在我们老家，每逢过生日，不论男女老少，都享有一分礼物：吃一碗「太平面」。当你是小孩时，父母煮给你吃，表示大人对儿女的一种亲情；长大了，儿女煮给父母吃，表达晚辈对长辈的一片孝心。听长辈说，吃了，长寿、太平。每逢吃「太平面」时，总感到平安、祥和。后来，有些新潮、时髦的家庭，也学过「洋生日」：于是吹蜡烛，切蛋糕，唱祝你生日快乐，蛮有意思的。

再后来，那就是最近了。最近是什么时代？是开放的时代。开放的时代是什么都开放的，包括性。在未抵西方世界前，我曾听说什么有的美国父母送给儿女的生日礼物，除了一张精致的生日卡外，还特地送上一包保险套。最初听到这个新闻，犹如五雷轰顶。以为是天方夜谭，耸人听闻，说着玩的。来美之后才知道确有其事！最堂皇的理由是：与其禁不了，不如做足防范措施？更有些地方已随报纸、杂志向青少年派发保险套。这样，三百六十天，可以随时随地赠送，无需等到生日那一天。送礼能够经常化，持久化，足见美国性开放的程度与水平了。

在中国生日吃「太平面」；在美国生日送「保险套」。「太平」和「保险」，没想到字眼会这么相似而有趣；异曲同工！人们的愿望何其美丽，用心何其良苦。然而，吃了「太平面」，未必太平；有了「保险套」，决不保险！为父母者，为儿女者，请多多保重咯！

天色

喜欢独自一人，静静地，久久地，躺在公园的草坪上，看天。这是一种享受，一种全身心放松的享受。过去，有人说过，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此话曾被批判为洋奴思想，且不去管它是否美国月真的就圆过中国。然而，不知什么因缘，这里的天色的确比中国的蓝，这是我屡屡看天后所得出的推断。

不是吗？阳光灿烂的旧金山，少雨。多晴。一早醒来，拉开窗帘，一碧蓝天，让人心旷神怡，天色蓝得犹如美国少女的眼睛，深邃而透明，洁净而单纯。不知哪位画家说过蓝色是忧郁的。其实，久久地凝视着天际这么纯净的蓝色，尽管你心中有着再苦再深的痛

楚，也会减轻一些，冲淡一些，不信？试试看。

当然，这湛蓝湛蓝的天色，应得益于大地污染程度的降低。如果环境乌烟瘴气，尘土遮天，天色只能是灰黯、迷蒙，连周遭的空气都令人窒息，哪里还会有明净的天空？由于世界性的空气污染日益严重，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也亵渎了澄澈的苍穹。为了蓝天，为了人类，请保护我们这个地球吧！这是我在看天时涌出的奢望。

天空·土地

有次和一位新移民闲聊，他感慨万千地吐出一句话：「我是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土地！」言下之意是跟过去比，现在他自由多了，能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然而，他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以往，什么都是熟门熟路，虽说生活条件差些，但还是过得蛮自在的。如今，一切都陌生，就像一株刚被连根拔起的庄稼，移植于异国他乡的土地，还没有回过神来，根须尚未扎下，叶茬还邈拉着，顿失了往常的生气。听着听着，笔者与他似乎同病相怜了起来。

世上的一切，仰赖的就是天空与土地，缺一不可。土壤再肥沃，养分再充裕，没有晴朗的天空，失却明媚的阳光，什么东西也长不大。反之，贫瘠的沙漠、干涸的田畴，阳光再灿烂，空气再新鲜，也未必能麦浪翻滚，花红果绿。树木皆然，何况人乎？

有时，许多人以为自由是世间最可宝贵的东西，不是有人还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著名口号吗？诚然，自由是可贵的，但是，当温饱还没有着落时，自由还那么可爱吗？然而，人毕竟不能等同于其它有生命的万物。只要是人，就不仅仅因温饱而满足。他还渴望那天空、不要老是阴霾密布；他还呼唤那朝晖，能抚平心灵的创伤。有时，人在精神上的需求，比物质上的追求更为迫切，真怪！

那么，为什么不允许人们既得到天空，又拥有土地呢？

天女散花

屈指一算，恍惚间已在美国度过近二十个元旦了。记得在旧金山过第一个新年时，除夕

那天，友人陪我去逛闹市，霎那间，只见在那一座座摩天大楼的森林中，从窗口飘下成千上万的小纸片，洋洋洒洒，闪闪烁烁，蔚为壮观。路人个个仰脸伸脖，顿作喜气洋洋状。我望着白茫茫一片的天空，心中一片茫然：怎么？老美也讲究迷信，难道过年还撒钱纸不成？等了十来分钟，直到那一张张小纸片完成了物理学自由落体实验，从高空往下着陆之

后捡起一看，原来是一张张旧日历纸。这下可好，整洁的闹区街道，顿时布满了从天而降的垃圾。

友人告诉我，这是老美的风俗。与我们老中「爆竹一声除旧岁」不同，他们是「日历一撒除旧岁」。于是年年在半空演出天女散花的老戏。每年的除夕或元旦清晨，那些闹市金融区高楼上的「天女」们，都要大开天窗，把多达数万磅的纸屑从窗口撒下去，年年岁岁，乐此不疲。因为「天女」们杰出的表演，每年市府工务局的街道清洁处，要花费近两三万元的额外开支，才清除掉这一大批煞风景的空降垃圾。

这种传统陋习延续已久。最近，我在图书馆查阅四五十年前旧金山的中文旧报纸中得到印证。有则往日的新闻报导说，中国城的华人小区机构，利用除夕新年，出动大批义工，清理回收这些从高楼抛弃的「纸钱」，居然得款十数元，用以贴补日常开支。(在当时是一笔不大不小的数目。)华人社工的这种「敛财之道」，令我叹为观止。

几年来，每到新年除夕，人们依然可以看到「天女散花」的保留节目。尽管有关当局通过报纸、电视再三呼吁革除陋习，以免使那捉襟见肘的市府开支，又要额外多开销一笔数目。显然，这些劝告都只当是吹耳边风。这种种呼吁努力都只是瞎子点灯——白费蜡(白费力)！

今年除夕元旦，当我再次漫步闹区时，街面依然斑斑驳驳，一片白茫茫。天女散花，依然如故。

哼，传统习惯真可怕！

大叔的悲剧

自从橄榄球名手辛甫生的杀妻疑案出台后，美国的宣传媒体渲染的热情可以用铺天盖地和连篇累牍来形容。电视台、报纸杂志无不倾巢而出自不消说，连出版界也趁此热潮捞一把。就在六月二十七日，离辛案发生仅仅十天，主角还未进入法庭，一本名为《辛甫生，美国的英雄，美国的悲剧》的新书，已结集出版。作者马克·西若辛尼花了六天时间写就。据说另一本有关辛甫生的新书也已上了接生台，即将面世。

如果单从新闻媒体的效率来评价美国，没得说，的确令人佩服，往往一件可称之为新闻，可捞钱的花边，无不以最快的速度，呈现于全天下。但是，如果所有的媒体一窝蜂，像苍蝇逐臭似地叮着不放，打开电视，翻开报纸，老是日以继夜占据着头条，这难道是正常的吗？有位友人正巧在欧洲旅游，看了电视后很感慨，说美国给世人的印象是再没有别的事比凶杀更重要了，这真是美利坚的悲哀。

美国媒体在诸如此类新闻中的所作所为，冠之以舆论自由和新闻效率，只是事情的一面；而从中还可看出如今的美国，道德堕落、人心凶残以及媒体的沉沦，这才是山姆大叔的真正悲剧。

壹号行动

又是新的一年开始了。新年伊始，往往想得天花乱坠，有许多惊天动地的计划，有不

少震撼全球的打算，也有一些自家的如意算盘，珠子拨拉得滴答响。当然，所有这一切大大小小的理想不能说不不好。不过，人的惰性是一切行动的天敌。到了年尾一算总账，年初的什么美好计划，不是半途而废，就是原封不动。

且不去说一些类似于宇宙飞船，长江三峡那些轰动世界的大计划了；也不去炫耀何时打算竞选总统，哪天铁定下海炒股，赚他个盘满钵满。就以在下家中那架健身器来说吧。当初禁不住广告的诱惑和友人的怂恿，花了六百美元，把它买了来，实指望每天借它运动一二十分钟。既可消除疲劳，又能舒筋活血；既能保持体形，又能增进健康。说句天地良心，打从健身器合法移民来到舍下，头一年，并没有冷落它，每天至少和它亲热十来分钟。记不得什么时候起，惰性突然膨胀，于是，那健身器便无人问津地搁在墙角，满身灰尘，形影相吊。

现在，摆在面前又是新的一年，要问有什么新的计划，新的行动？喏，就从那健身器开始吧，不多，每天十分钟。不要哗众取宠，只求坚持不懈。元旦清晨，自己默默地开始了命名为「壹号行动」的健身计划。虽然写了此文，将这隐私曝光，然而，心中也明白不会起什么监督作用。只是但愿这次不致半途搁浅，切记，切记，阿弥陀佛！

今天，新年已过三天，我的「壹号行动」仍束之高阁。有许多情有可原又强词夺理的原因。忙啊，累啊，冷啊，看来，无可救药「懒」已经统治了一切。搞不好，今年的「壹号行动」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境界

「境界」是什么玩意儿？五、六十年代在老家可是个时髦的词儿，开放改革以后似乎提得少多了。以前，报纸、电台常常称赞「某某英雄人物」思想「境界」高，又经常批判某某人的所作所为是思想「境界」低。那时人人都很在乎「境界」的高低，因为这标志着一个人的思想有没有问题。说实话，那时，谁都不愿意自己思想有问题，因为思想有问题的人少不了挨批判，每个人都被整怕了，所以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境界」要高，低了可不行。当时把艰苦朴素、助人为乐算是「境界」高的一个重要表现。譬如有一位小学生捡到一分硬币把它交给警察，人们就赞扬说他拾金不昧，思想「境界」高，有出息！后来，不知从哪儿刮来一阵一切向钱看的风气，慢慢地，「境界」二字就没落了。

美国是个地道的金元帝国，这是来美之后很切实地体验到的。金钱是一个既重要又现实的东西，人人都在通过各种途径攒钱。似乎大家感兴趣的只是物质生活的享受，「境界」已经不被人们所挂齿。不过，自从我看到一位华裔美籍青年慷慨地捐出二十万美元作为他的家乡宁波大学残废学生的奖学金消息后，使我感到，即使在这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世道，还是大有「境界」高的人在，他像一颗希望之星，闪烁在人们的眼前。

这位出生在美国的华裔青年才十八岁，名叫 **Patrick Chang**，当他出生后，其父母就替他存了二十万美元在银行里供他十八岁后使用。不幸的是在数年前他因一次意外事故而造成他终身瘫痪，一个残疾者，将他拥有全权支配的这笔巨款毅然捐献出来，做为家乡大学的奖学金，自己仍然靠残废的身躯去拼搏。他的这种崇高的「境界」当然是那伙儿拜金主义者所永远不去理解也无法理解的。

垃圾冠军

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联盟统计局，最近发布了一项统计数据显示，老美是世界上制造垃圾最多的民族。美国个人的平均年垃圾生产量达七百二十公斤，即每人每天要丢掉约二公斤的垃圾。

这个庞大的数字，我信。因为按照具体分工，笔者居住的柏文，每周处理垃圾的差事由在下包干。每星期二晚间，要把那沉甸甸的三四只大垃圾桶挪到门外，另将需要回收的东西，一一按分类别开，放在指定的蓝色篮子里，等星期三一早，由垃圾公司运走。

老美被选为垃圾冠军，真是当之无愧。每次清理垃圾，总有五光十色的包装袋、包装盒、啤酒瓶、饮料罐，令人头大的广告纸、旧杂志、废酒瓶、厚纸板，还有那报纸、衣物，鞋袜也都在垃圾之列。要是碰上邻居搬家，什么旧床垫、旧家具、旧窗帘、旧餐具统统扫地出门，甚至连旧电视、旧炉头、旧冰箱都流落街头，加入浩浩荡荡的垃圾大军。

老美虽被誉为世界垃圾冠军，但是垃圾回收再利用却远远低于欧洲。有些人贪图方便，把杂七杂八的一古脑全塞在回收篮里，惹得垃圾公司拒收。看看这种举动，的确和垃圾冠军的称号很不相称。

国际流浪汉

一次，在一个派对上碰到一位香港的老朋友，问曰：「最近忙些什么？」回答颇幽默：「忙着当国际流浪汉！」

世界真的小得很，如今流浪汉也是国际型的。友人七十年代不知怎么去的香港，然后拼命打工，一步步地事业逐渐有模有样起来。也许在内心深处，患有恐共症，也为了子女，毅然举家移居加拿大。谁知，一切都不适应，好不容易熬完了移民监，一身折回香港重开生计。于是从此两边跑，成了「飞人」、「航天员」。

前些年，大陆有许多年青朋友也纷纷东渡日本，南取澳洲，有的更飞越太平洋，来到北美，掀起一波波出国热，有人便谑称这是「国际大串联」。后来，那排山倒海的偷渡客，背井离乡走天涯，借钱借债当人蛇，姑且也算是「国际流浪汉」之一族吧。

既是流浪汉，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家。他们的生活是飘泊的，家庭是多事的，命运是动荡的，日子是无奈的。美国也有许多本土流浪汉，国际流浪汉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会风光些。但是，既然同是身为流浪汉，就无法摆脱生命的贫困，不论是精神，抑或是物质。

四月天的闲话

日历翻到了四月，又想起那出电视剧《人间四月天》，轰动一时，赚了好多人的泪。仍记忆犹新的一个情节是，当放荡不羁的徐志摩与他的原配张幼仪协议离婚时，他的恩师，也就是徐的证婚人梁启超写了封长信，谴责徐的不是。而徐则回之一封充满感情的长信。信中振振有词地回答：「我于茫茫人海访寻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好一腔纯真浪漫的情怀！好一位脑壳坏去的诗人！诚然，徐大诗人如若活到今天，再这么如痴如狂地访寻什么唯一「灵魂之伴侣」，大伙儿不当他是神经有病才怪呢。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徐诗人对是否找得到「灵魂之伴侣」却留有余地，他很坦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看来，经过一番访寻，徐志摩最终还得相信命运的安排。然则，徐志摩此处点出的「灵魂之伴侣」，也就是他的红颜知己，确是非林徽音莫属了。徐在回复梁启超的信中，既将自己与林徽音的关系（只限灵魂，而非肉体）撇清，也彰显了他与徽音之间心灵契合的知音知交之情。当然，这种深情厚谊只能在胸怀坦荡的「君子」之间，才能繁殖。若是彼此心怀鬼胎，猜忌嫉妒，其下场肯定要闹得鸡犬不宁，互揭疮疤，桃色新闻满天飞了。

其实，到了如今这世道，笔者不敢断言，这人间是否还寻得着所谓的「灵魂之伴侣」。那么，既然这么难找，我们可不可以将心门敞开，把眼界放宽，不一定将「灵魂伴侣」的算盘打在异性的身上，诸如一位无话不谈的挚友，一本百读不厌的好书，以至家中的一只宠物，窗台的一株盆栽，壁上的一幅好画，精神的一份信仰，等等等等，皆可成为自己「灵魂之伴侣」。如此，有了心灵的寄托，有了情感的交流，人生的寂寞，生活的枯燥，只好靠边站了。

再罗嗦一句，既然是「灵魂之伴侣」，关键在于灵性上的和谐与共鸣。要达到「和谐与共鸣」，唯有包容与谅解。如果两者之间无法包容与谅解，别说是「灵魂之伴侣」，就是「一般之朋友」，恐怕也做不成了。其实，悠悠万事，总脱不离「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何况朋友，何况伴侣，何况其它一切乎？

四张明信片

四张印着旧金山美丽风景的明信片，象四只矫捷的鸽子，翱翔在明净如洗的蓝天，向明纽约飞去，飞去。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昨天清晨，当我跑步路过附近的巴士站时，看到地上躺着一个纸袋。拾起一看，原来里面装着四张写满英文而又尚未贴上邮票的明信片。明信片上印着旖旎的旧金山风景，有举世闻名的金门桥；有浓厚观光气息的渔人码头。再仔细一看，写信者署名「黛安娜」（Diana）和「珍妮特」（Jeannette）。明信片是寄往纽约的。我看后把它放回原处，继

续我的体育运动。

不知怎地，刚跑几步，就仿佛听到那明信片在向我呼唤：快把我带走！一种心灵上的启示，促使我回头，把那四张明信片重新捡起来，小心地把它带回家里。

四张明信片。定祥躺在我的书桌上。这时，我的想象展开了翅膀，思绪缕缕……

也许这二位女子是旅游者，她们来到旧金山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她们兴致勃勃地游览了这里的著名旅游点。于是，她们忙着把自己的足迹和感受告诉给远方的友人。然而，四张写好即将投邮的明信片，却由于疏忽？由于意外？或是由于我猜想不到的原因而遗落街头。说不定她们有短暂的遗憾，有瞬间的惋惜。但是，这实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花几毛钱，再买四张寄走不就得了？要我「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干吗？

然而，我热爱生活，热爱旧金山。别的不说，就冲着她屡次被评选为全世界及全美最受旅游者欢迎的旅游城市这一点，我决定应该做点什么。于是，我掏出四张邮票端端正正地贴在这匹张明信片上。然后，踏着轻快的脚步，把它股进了邮箱，伴随我的一颗爱心……

嘻！顺便带一句。在中国，我的这种举动，说不定可以美其名曰：「学雷锋！」

叽叽喳喳的年龄

童年是最快乐的时光，快乐得像麻雀一样，无忧无虑，叽叽喳喳！经常可以看到这些半小不大的男童女孩，在操场，在公园，在路旁，在车上，天真无邪地播撒着情谊，视若无人地收获着笑声。那天，路过街心公园，正是放学的光景。遇上几位学生模样的少男少女，穿着制服，背着书包，犹如含苞欲放的鲜花般青春，一脸稚气，一路打闹。其中一位男生，恶作剧地将一个纸袋罩在一位女孩的头上，另一位过去一揉，将那位女孩轻轻推倒在草坪上，接着一阵追打，一阵嬉闹，喳喳叽叽，叽叽喳喳。等他们走远了，走远了，那银铃般的笑声还在蓝天荡漾，久久飘浮在绿草地上……

又有一次，是在巴士上。大概有七八位十三、四岁的男生女生，统治着三四排座位。有的嚼口香糖，有的咬巧克力。他们高声谈论，七嘴八舌，突然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看那女的，笑得毫不掩饰；瞧那男的，一脸雀斑绽放。此时，我发现同车有些人，面对叽叽喳喳的喧闹，面带愠色，甚至蹙起一丝皱眉。是反感抑或微怒？是不惯还是讨厌？也许什么都不是。

是啊，也许这些小子家，他们只是想说就说，想笑就笑；也许他们还不懂得应该克制，应该做作。然而，唯其他们正是处在这样的年龄，叽叽喳喳的年龄，才让你嫉妒，又让你

羡慕！

喝咖啡，穿什么衣服？

那天，F 君问我：喝咖啡，穿什么衣服？好奇怪的问题。心里反而打个问号，没想过。喝咖啡就喝咖啡嘛，跟穿什么衣服有何牵扯？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想了好多天。试了试穿不同服装，喝咖啡时会出现什么状况。当然，仅仅是很私人的体验，不代表广大的人民群众，更不意味着一锤定音。实在因为许多因素都还存在变量。譬如与谁一起喝；譬如在什么地点喝；譬如在什么时候喝；譬如，不要再譬如了。好，这就喝吧。

前天，煞有介事地绑了领带，还是咖啡色的，套上西装革履，一派洋装上路。然后，找了一间咖啡馆，就座。点了杯「拿铁（Caffe latte）」。穿着西装，人便拘谨了一圈。正襟危坐地恭候「拿铁」的光临。来了，来了。杯小，上面浮一层奶泡。我只能故作优雅状，用小勺轻轻地搅拌着。尽管咖啡的味道好极了，但那箍着脖子的领带似乎掐住我品尝「拿铁」的通道。我不由松了松领带，感觉好多了。当我喝第三口时，干脆将领带扯了下来，将领口的钮扣松绑。此时，再继续喝下去，又将西装脱掉，这一下，顺多了。由此，我发觉，喝咖啡还是不穿西装得好。怪不得，你倘佯在巴黎街头，喝咖啡的都穿得很普罗。在美国的咖啡馆里，正儿八经穿西装者，多半是生意人或是白领们。一般喝者的穿著都随意得有点邈跼。也许，随意、休闲、轻装、不拘的衣着，喝起咖啡来，正点。当然，一派绅士模样，头戴礼帽、身穿礼服、轻声细语地谈着，装模作样地喝着，不管哪种咖啡，都是另一种味道，俺这乡巴佬学不会。

那么，身着长袍马褂喝起咖啡来，如何？F 君又问。我哑然。没试过，也没见过。如今古装戏统治了屏幕，如果能将品茗换成品咖，在长衫水袖之间，再佐以琵琶古琴，那境界、那氛围，也让老外见识见识咱古老中华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杂交后的另一番景象。

说到如果身穿睡袍，喝着咖啡，那又是旧貌换新颜，给人焕然一新的不同了。就在睡眼惺忪的早晨，醒来，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也不想。别忙着更衣盥洗，心情宽松得犹如睡袍一般，拖拖拉拉。此时，煮一杯咖啡，老神定定地坐在窗前，满眼的绿，满耳的静，三秒钟，喝一口。要慢，要缓，六秒钟，再一口。眼下，别说中东远方的战火，就连自己心中的欲火，也被那氤氲的啡香吻了去。此时，剩下的，只有内心的平静与安适。这咖啡，喝得值。

F 君听得入了神。说了那么多穿什么衣服喝咖啡。好了，好了，若是什么都不穿，那么，喝起咖啡来，是什么味儿？问得好，问得好啊！你是说裸体喝咖啡，是什么样？只听说如今有裸体餐厅，裸体咖啡馆？只好等 F 君来开张了。果真有了间裸体咖啡馆，一定赚。信不？呵呵，就等哥们来消费了。

喜欢「一点点」

人生在世，许多事不是过份就是不及，于是就发出「不如意十常八九」的感慨。最好是什么东西都来那么「一点点」，那才是绝佳的境界与享受。我喜欢「一点点」。

喜欢有「一点点」风的清爽。打开窗户，漫步园中，最好有「一点点」轻风徐来。无风，让你感到周遭的凝固与呆板；狂风，让你顿感不适进而惶惶然。有「一点点」风，最好。拂在脸上，令人飘飘欲仙。

喜欢有「一点点」雨的沐浴。无雨，空气干燥，草木枯槁；暴雨，酿成天灾，所有的兴致荡然无存。有「一点点」雨，迷迷茫茫，纷纷洒洒，一切都清新起来，显得生意盎然。

喜欢有「一点点」阳光，温馨而晴朗，当然不是烈日炎炎，汗流浹背。喜欢有「一点点」美酒，微醺而不醉，绝不是暴饮暴喝，酩酊失态。喜欢写「一点点」文字，倾诉心声，并非指望非发表不可，更不求名利双收。喜欢听「一点点」音乐，调适心情，从不想痴痴地充当某某歌星的迷。喜欢学「一点点」新东西，让自己不至太封闭、太落伍。

只是「一点点」，并不苛求，也只不过份。只是「一点点」，知足常乐，心安理得。有位友人觉得我是理想主义者，又兼浪漫主义者。但我觉得都只囿于「一点点」。人生有「一点点」理想，有「一点点」浪漫，有何不好？嗯？

咪表忠臣

旧金山街旁用以收取泊车费的咪表，其被盗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许多地方的咪表是整条街地被扫荡，连市政府附件的地盘也无法幸免。泊车人面临这种情况的表情象是打翻了五味瓶，颇为复杂。惊喜、幸运、惋惜、愤懑、无奈、将错就错、顺水推舟、疑虑重重、摇头不迭、无动于衷……

在下是属于惊喜和顺水推舟类。那天正好去「假日旅馆」参加一个邮票展览，正为泊车发愁，转了两圈才逮到一个空档。停好车，读那咪表只许停泊三十分钟。心想虽嫌短

了点，将就了，刚掏出硬币，准备给咪表喂食，才发现它的肚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膛开，早就归天了。心中顿时有一股幸运的感觉，收起手心的硬币扬长而去。一看，原来沿途的咪表全是开膛破肚的，人人都可得到的幸运顿时变成了廉价的悲哀。

看了个把小时展览，当我们出来正准备上车的当儿，看到对面街上有一个老外，正对咪表发愣，他把硬币一次次的喂给咪表，无奈那咪表早已失去正常的功能，吃多少拉多少，搞得那老外有点不知所措。出于好奇，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只见他沿街将咪表一个个地端详了一遍，还不放心，又跑到我们泊车的这一边也巡视了一遍，还不时地扭动咪表上头的开关，似乎要证实那咪表确实已寿终正寝，再也无法执行它们的职责。然后，回到他泊车的咪表旁，掏出一张小纸条，不知在上头写些什么，写完，又再看了看咪表，把它贴在敞开的肚子上，这才如释重负地走了。这位老外的前前后后，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兴趣，当他离开后，我们马上越街看那字条，上书：「不是我故意不缴泊车费，请相信我的诚实」。啊，好一位「咪表忠臣」！一股敬佩夹杂着惭愧之情从我们的心中油然而生！

同性，可以恋

从大陆来的一位老朋友，当她知道我们晚上要去参加一个以同性恋者为主的派对时，一脸惊诧，舌头半晌缩不回去。最后，还是忍不住摔过来一个疑问：怎么，你们和那号人交朋友啊？从她的表情和措词，我深深地感到她对同性恋者的一种偏见。如果说，大陆之所以造成这种世俗的误解，是由于长期以来视同性恋者为非法。那么，就是在今天的美国，对同性恋的歧视和厌恶，也并未根绝。

其实，应该把同性恋看成婚姻恋爱的一种方式，任何国家，任何地方都有。它既然是属于个人私生活的范畴，那么只要他们没有触犯法律违背公德，恋同性还是恋异性或是恋双性，我想都应以平常心待之。同性恋者除了恋同性外，他们生活的所有层面，与其它正常人并无不同。

我们认识的一些同性恋朋友，一样生活在阳光之下，他（她）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在各行各业中做出应有的贡献。其中的 D 君和 P 君，是一对女同性恋者，她俩相亲相爱在一起过日子已有四十年之久，要依传统而论，可以纪念他们的银婚之禧了，但是，她们却没有这个权利。她们还把恋爱的心路历程以及所遭受的种种不幸写出来，出版了一本厚厚的书。还有不少同性恋者，充满了爱心，义务帮助患艾滋病的晚期病人，为他们搞清洁卫生，替他们煮可口的饭菜。有的则到处奔波，热心宣传，为改变人们对同性恋的片面看法而努力。最使我感动的是有些女同性恋者主动献血挽救那些濒临死亡的男艾滋病患者。

在如何正确评价同性恋时，我记起一句名言：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同宴不同堂

一年一度的春宴，成了美国某些华人小区的独特传统。借此维系着家庭以至宗族的亲情。每年的春宴，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可谓空前。笔者参加的春宴，就在华埠包了四间大餐馆，同时席开二百多桌，挤得中国城的泊车位顿时爆满。这种一年一度的盛事，在以白人为主流的美国社会，颇为稀罕。但随着华裔与白人通婚的日益盛行，不时也掺杂着肤色殊异的女婿、媳妇，让这纯粹传统的中国式春宴显得锦上添花。

中国人历来推崇多子多福，几代同堂。评价某某有福气，财富还未必摆在首位，子孙满堂者，定获得高度赞扬并博得众人称羨。如能三代，多则四代五代同堂，那才叫人丁兴旺，福星高照！就以春宴来说吧，有不少就是这类全家福的大展览。不过，在美国的老人家能和儿孙生活在一起的不多。好不容易把子女抚养长大，有的还不等男婚女嫁，就已离巢分居。笔者的隔壁桌，正好是五代同堂。儿子把住在老人公寓的双亲接来，大家平常难得团聚，趁春宴一家五代围了三桌，也算是大团圆了。虽说什么几代同堂，可现在只隔一两代，言语就不通了。好在都是自家的亲骨肉，看着这么多子孙，让老人在心灵上多少有了一种满足。

两个小时的春宴结束了，儿子又驾车把父母送回公寓。老人家只能与寂寞为伍，送走异乡的日落和日出。于是，许许多多鬢耄老者，又将这种同宴不同堂的希望，寄托于来年的春天。

吃「色拉」

来美四年多，若问一切都习惯了吗？哪里，哪里，只能说刚刚入门，还差得远呢。不说别的，就以天天吃的青菜来说吧。我们老中，吃起蔬菜，讲究猛火快炒，色香味俱全。去餐馆，看那厨师，舀一大勺油，等到火猛油熟，把菜往油锅一放，喳的一声，有时还蹿起一条火柱，接着，加点酌料，三下五除二，好了。吃起来，香喷喷，热腾腾，过瘾。可人家老外可不兴熟食，他们喜欢吃生菜！（怪不得老祖宗称之为生番）。

那道生青菜，名曰 **Salad**，我们老中管它叫凉拌菜，也叫「色拉」。记得，头一次吃色拉，还真是忧心忡忡：干净吗？老家的生菜上面，可是什么脏东西都有的，没人敢生吃。而且，许多蔬菜用了过量的化肥和农药，生吃实在不安全。再说，没煮熟，那股生味儿怎受的了？因为宴会上根本没有熟菜，只得勉强下肚。头次吃色拉，咦，味道还可以。接着又吃了几次，居然慢慢习惯了。

其实，美国的色拉菜都挺干净的，用不着担心。吃色拉的好处至少有：因为不经高温，维生素得以保存，对健康有利；又不用烹调，省时省事；而且你可以去超级市场买到各种各样的色拉调料，品尝各人所好的口味。除此，因为不生火，没有炒菜时的油烟，还可保持厨房卫生。故劝君常吃「色拉」。有些中餐馆也烹调出各种带中国风味的「中式色拉」，结果受到中外老饕的青睐。

好啦，写到此，人家以为我在为色拉做广告呢。

口味俘虏

许多移民，对这里的饮食总是不太习惯，这也难免，口味一下子改不过来嘛。奇怪的是来美还不很久，笔者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当了俘虏！不是在战场上举手投降，而是对西菜不仅颇感适应，还蛮喜欢的，于是姑且当了他们的口味俘虏。饮料自不必说，不同节日的大餐，从烤火鸡到烧牛排，从土豆泥到色拉菜，从通心粉到法国面包，一句话：通吃！还有就是那快餐，什么麦当劳汉堡包、肯特基家乡鸡，再加上披萨三明治，不但来者不拒，有时还主动地上快餐店束手就擒。

虽说当过俘虏，但并无变节行为，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时时铭记着我们的中菜。除了常煮常吃外，还不时把老外带到中国菜馆或请到家里，让他们也被中菜炮火所击中，叫他们乖乖地当了中菜口味的俘虏。笔者发现，要在口味上俘虏老外，简直不费吹之力。中国菜的色香味，精湛的烹调艺术，诱人的饮食文化，只是眼观鼻嗅，已使老外垂涎三尺，再动手张嘴，不消三口两筷，就足以让洋食客一个个心服口服。

正因为有了如此众多的口味俘虏，我们的中菜餐馆才天天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又到梧桐落叶时

季节的变化，可以从许多地方感觉出来。笔者居住的那条大街两旁，种着两排绿叶扶疏的梧桐树。现在，又到梧桐落叶时，冬的季节到了。

小时候，老家为了绿化，也提倡植树。可为种什么树而争论不休。有的说绿化要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因此力主种果树，什么柑桔呀，芒果呀，荔枝呀，龙眼呀……可这些树不好种，而且经不起路边恶劣环境的折磨，只好作罢。有的提议种法国梧桐（就是现在我居住的这条大街上的梧桐树）。说这种树好种，而且，天气越热树叶长得越密，夏天正好遮挡那炙热的骄阳；一到深秋，气温转寒，梧桐树就开始落叶，到了冬天，就掉得一叶不剩，光秃秃一片。冬日的阳光适时透过那稀疏的枝干，照在熙熙攘攘的街上，和煦温暖。于是有关部门就在老家的马路旁种了许多梧桐树，不几年，就长得枝繁叶茂了。

梧桐树好是好，夏天时人人称赞它，说是多亏它遮荫庇凉，造福子民。然而一到秋风起，那大片大片的树叶落个没完没了，清洁工边扫边骂，怨声载道。刚好那时正值「史无前例」的岁月，于是大批的「牛鬼蛇神」就充当了扫街的劳力。只见人人胸前挂着牌子，手持扫帚，扫着，扫着……

来美之后，扫街是用扫路机。当然，这可解除劳力之累，不过也有缺点。因为梧桐叶天天落，而扫路机每周才扫一次，其它六天，管他叶尸遍地？而且扫路机总是匆匆驶过，不如人扫得干净，许多死角无法顾到。

参与之乐

来美之后，七七八八过了许多洋节，唯独我们老中最看重的除夕也省略了。心想，要不今年也凑合凑合煮它一两碗，聊算过年吧。和另一半经过民主协商，挑来选去，最后决定学学北方老百姓过年的老传统——包饺子。

我们俩都爱吃饺子，但谁也不曾包过那玩意儿。平常禁不住电视上饺子广告的诱惑，图个省事，不时也买它几包丢在冰箱里。要吃时，将水烧开，把「冰饺」往锅里一倒，滚上两滚，忽沉忽浮，就可以捞上来你一粒，我一粒了。从生饺到熟饺的过程一蹴而就，方便则方便矣，但其中因为少了包饺子的程序，吞下去颇有吃现成饭的寂寞。这下不同了，要从和面、擀面皮开始，接着还要调馅，又是洗、又是切、又是剁，手忙脚乱颇费了番工夫。等进入包的阶段时，就更是好笑好玩了，包出来的「饺家三代」参差不齐，大大小小的很有成就感。因为亲身参与，尽管包出来的饺子，不如机器生的那般，又靓又齐，但由于是自己亲手包出来的，吃起来的滋味就很不一样了。

现代人，因为工作忙，时间紧，失去了许多亲自参与的机会，也就失去了不少参与的欢乐，许多过程都跳跃为简单的结果。当然，并不是说每一件都非得事必躬亲，亲自参与。而是说，如果我们本来就该有的许多参与权利，为什么要亲自将它们剥夺呢？

午后的阳光

加州的阳光，近乎奢侈。许是很久没去附近的公园了。趁着学校放春假，决定午饭后，到公园去消遣一段难得的闲适。

从家居到这个公园，走三条街便是。午后的阳光，像是被调温器调节得恰到好处。一片绿茵茵的草地上，一簇簇白色的、黄色的小花赶集似地拥挤着、嬉闹着。远一点儿，有两位少女，穿着比基尼，戴着太阳镜，躺在大毛巾上，把皮肤反复地翻晒着。还有错落的几位年轻人，或坐在长椅上，或倚在石阶旁，专注地看书赞报。

我随意往绿草坪上一躺，一股生草味沁人心脾，望着澄净的蓝天，身旁仿佛筑起了一道梦的栅栏。城市的喧嚣远遁而去，高楼大厦退成远景，往常的忙碌、紧张都在这午后的阳光下，舒展松弛。四周凝固了，除了网球场传来有节奏的击球声，以及儿童游乐场的嬉笑声外，再也没有任何干扰和啰嗦。

午后的阳光下，靠北石阶上走来两位街头游民，其中一位还拥着一辆超市的手推车，不要问他们从哪里来，也别问他们到哪里去。遥望着他们的背影，我想世界上果真有公平的话，兴许只有这午后的阳光了。

劫前准备

来美之前有宣传说这里的社会治安如何如何，我总以为那只是宣传，并带有某种色彩。抵美之后，报纸、电视有关凶杀、抢劫、强奸、绑票的新闻几乎没有一天肯休息，但都不发生在身旁，总觉得那是遥远的摸不着边儿的事。直到前不久两位好友先后都饱尝了被抢的滋味儿，这下子才觉得这些消息活蹦乱跳的并不假。

Z君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巴士上被几个学生模样的看中了，原因是他戴了条金项练。这几个先是殴打Z君，然后趁混乱之际意图拽去金项练。我的朋友极力挣扎，司机闻声停车，劫者见未能得逞，夺门而逃。Z君虽没遭受损失，却要去找医生治伤。另一位H君，长得人高马大也不能幸免。那天晚上九点钟回家，走到拐弯处，上来一个汉子朝他的眼睛就揍，H君正想反抗，霎时已有五六个围了上来，他才意识到这是抢劫！好汉不吃眼前亏，忙主动掏出钱包消灾。这几条绿林歹徒得手后钻进汽车扬长而去。

当我把这些新闻说给同学听后，没想到我的邻座Y君神经过敏，惶惶不可终日，总耽心哪一天自己也会交上恶运，更没想到她竟悄悄地做好了劫前准备。原来随身带的银行取款卡、工卡、电话本以及手表、结婚戒指、足金项练等等会给自己添麻烦的东西都一律转移到安全地带，另特备一个钱包，里面只放一张巴士月票和十张一元的钞票。她告诫说，

一定要备好现金，以防劫者因空手而发狠。我问为甚么不放十元一张的？她苦笑着：这样鼓鼓的钱包，会讨劫者的喜悦。十天过去了，没动静。半个月过去了，Y君仍很平安，并没有谁去光顾她那鼓鼓的钱包。然而，她每天总是战战兢兢而又胸有成竹地等着。

我实在弄不清楚：到底是这个社会病了还是她要去看医生？

别把我当人

大陆那个为了许多「痞子文学」的王朔，经常玩世不恭或玩世而恭地调侃：千万则把我当人！然而，不当人，当什么最好呢？

经常想，若不把自己当成人，而是当成别的什么，那该多好！一当成人，麻烦接踵而来。这个世界不是最讲究人权吗？我们的父母怎么从来都不曾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只顾自己或一时痛快，或一不小心，将两个器皿一碰撞，就把一团活脱脱的东西给生了下来。然后，就不得安宁，就让你像人又不像人地活着，真作孽！

别把我当人，若把我当成一棵树，一根草，那就很不一样啰。

亿万年来，世间万物，件件赶庙会似地匆匆来到这个世界逛一趟，然后便呜呼哀哉了。若是树，是草，即使人家用刀锯我，用脚踩我，用火烧我，用水浸我，都若无其事。活也活了，死也死了，没有痛苦，没有欢乐，太棒了！我宁愿不是人，是棵树，是根草。

进而，不把自己当成人，而当成一块石，一粒砂，则比有生命的树、草就更惬意了。一块石，一粒砂，没人在乎你，呆在哪儿算哪儿。闹市？荒山？地球？火星？管他妈的人间春色也好，寰世喧嚣也罢；说是说非都无所谓。那块石，那粒砂，只是冷眼旁观，沉默不语。

要是有权选择，我宁愿不是人，不是树，不是草；而是一块石，一粒砂。不管是美国石还是中国石；不管是中国砂还是美国砂。哈哈，太棒了！

冰箱族

来到美国后，许多生活上的习惯，都是从头学起，从头适应的。有的人，不消几个月，就脱胎换骨了；有的，磨磨蹭蹭了好些日子，还是本性难移，甚至惹出病来，有点象王蒙写的《坚硬的稀粥》，吃惯了，一辈子改不了。

老外喜欢冷食，压根儿没有喝开水的概念。刚来那阵子，要找个热水瓶？没门！他们

要嘛拧开自来水就来一杯。讲究点儿，来瓶矿泉水，再兑上冰块，咕都咕都就下肚了。其它的饮料，可乐呀，汽水呀，连牛奶都冷着喝，这怎么受得了？国内有位朋友，记住到了国外没开水喝的难处，出国访问，还特地带了个电热瓶。谁知，电压对不上号，最终还得喝冷水。

也难怪，人家这儿的水质比老家的要干净。喝生水，虽也卫生，可咱老中的肠胃老提抗议。记得，笔者刚抵美时，因喝牛奶，好几个礼拜总是闹太子登基。也绝，再坚持喝下去，居然适应了。

除了喝的全是冰箱里的东西，日常吃的，不管荤的，素的，全是从冰箱里押出来，冷冰冰的，有的不煮就吃了。哪象我们，现吃现买，记得从前买三两肉，到肉摊秤一块，新鲜得滴口水；要吃鱼，还是活蹦乱跳的拎回来。你看老外，周末到超市，把一个星期的菜全采购齐了，然后，往冰箱里一堆，餐餐都是吃冷藏的。怪不得老美的厨房里，家家户户的冰箱都是彪形大汉，站着和人一样高，没这么大的容量，哪够装一周的货？如今，回到国内，挨家挨户的冰箱也越来越大，也许我们也离不开冰箱了。

冰箱族，是现代文明的一个侧面。冰箱带给我们许多方便，但是，也让我们无法享受朴质的新鲜。没有冰箱，我们羡慕它；有了它，我们只能天天和冰冻食品为伍了。

两张清单

大陆小孩和美国小孩对金钱的观念及看法有很大的差异。大陆的父母很不赞成小孩过早和金钱搭上钩，我们当小孩那阵子，口袋里往往身无分文，要用钱，譬如看个电影，买点零食，总是随要随给，实报实销。久而久之，养成小孩在经济上依赖父母，独立生活的能力远不如美国小孩。当然，如今世道变了，再加上是独生子女，比起过去，阔多了。这不？手机、计算机、任天堂、随身听。有的还有自己银行的户头与信用卡呢。美国小孩很早就跟我们不一样了，他们一般来说对金钱的介入要比中国小孩来得早，你看，许多小不点儿，就知道利用暑假去打工攒钱，或是卖点什么来赚钱。父母也鼓励他们靠自己的劳动，去换取一定的报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许多事情都有出轨的时候，在小孩对待金钱的态度上也是如此。一位朋友告诉我一件事情，她说，她的十一岁的小男孩最近一段时间很乖，叫他做什么事都很顺，周末正要表扬他的时候，小孩递给她一张白纸，上面写着：本周照顾妹妹每天2小时，共12元；每天洗碗、洗餐具，共6元；每天打扫清理房间，共3元；帮助清洁汽车2次，共3元。总共24元。我的朋友先是一惊，没想到小孩居然递来一张清单，虽说帮助做些家务，取得一些报酬，在情理上也说得过去，但如果事事养成斤斤计较，处处围着金钱打小算盘，无疑，将让金钱过早地销蚀小孩纯洁的心灵。过了一周，我的朋友也递了一张清单给她的小孩，上面写着：本周每天接送你上学回家，免费；每天供给可口的三餐，免费；每天帮助你温习功课做作业，免费；一切Free（免费）。我的朋友拿着两张清单，她知道如何去教育那十一岁的小孩，但她的这张清单，却让孩子看到父母那颗滚烫的爱心，这不是金钱

所能替代的。

这个世界，还有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做父母的千万别忘了把它馈赠给自己的儿女。

凶友

友人的太太，前些日子不幸被诊断患了乳癌，这下犹如晴天霹雳，全家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当然，最后还得面对现实。为了活命，上医院手术切除了对女人来说是攸关重要的那半边。谁知还没完，为了全歼体内的残余癌细胞，术后又进行了化疗。那「抗癌药」，哇，好凶！自从与它交友之后，恶心、呕吐、厌食、头晕，真是活受罪！这还不够，最要命的是一头乌丝竟像秋风扫落叶似地纷纷脱落，让她成了一只「光头鸡」，不得不去买了一副假发箍在头上。

其实，任何药都有副作用，就是那人们最宠爱的「维他命」，吃多了也不见得没有害处。吃药如此，交友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朋友是很不同的，有的是患难之交，有的是酒肉之谊。但是，在诸般朋友当中，人们总喜欢交些同气相求的知己，很少锺意和专门挑刺找岔的人友谊常存，称兄道弟。特别是我们耍笔杆子的，写了一篇玩意儿，总喜欢听些含笑的赞扬，舒心的吹捧。要是接到几句尖刻的批评，乃至把大作说得一无是处，你心中不骂不气才怪呢！

常言道「良药苦口利于病」。一个人到了染上沉痾，无疑需要像「抗癌药」这样的凶友，虽则正言厉色，却是救命救人。然而，不幸的是，有多少人只喜欢「维他命」一类的朋友。其实，就是「维他命」也只能适量。吃多了，当心变成了「危他命」！

候鸟中学生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足以表达世间父母对子女的爱心。从怀胎十月到长大成人，这其中父母要经历多少困难，要付出多少代价？父母为了自己的子女，青春的岁月消失了，脸上的皱纹增多了。然而，父母爱心的伟大还在于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做子女的，一定要把父母的养育之恩铭刻在心。

不过，最令父母头痛的还是儿女的教育问题。我的一对在大陆受的教育而后移民美国十多年的朋友，他们的儿女一天天长大，从幼儿园而小学而初中，在美国文化的熏陶下，大女儿已经十分洋化了，有许多东西都让他们既不放心又看不惯。为了使那才念初中的男孩与他的姐姐不同，我的朋友煞费苦心，经过反复比较和思考，决定将男孩送回大陆念高

中！这真

是一个大胆而新鲜的做法。我无法理解。他们的理由是，美国的学校尽管有许多长处，但对数理化教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训练不如大陆重点中学抓得紧抓得扎实，而且，美国的学校环境对小孩的学习有许多负面的诱惑。为了尊重孩子的选择，他们先带孩子回去看看，等孩子接受了才正式进行。

我问他们，不耽心孩子英文的退步？他们说只好采取两头跑的方法，寒暑假时再回美国来补英语。一年以后，当我又见到他们的这个「候鸟中学生」时，隐约感觉到确实与美国的中学生有点儿异样。我的朋友再三强调，回大陆念高中，一定要选一所教学水平高的省级重点中学。因为，大陆学校的好坏差别很大。当然，要评价这项「候鸟中学生」教育的得失，

还为时过早，且让我们拭目以待了。

保持「特色」

世界各地的中国城，就数美国的纽约与旧金山的华埠最为出名，是最受欢迎的旅游热点。只要你身临其境，马上会被它与众不同的特色所吸引、所陶醉。这种特色似乎已经根深蒂固，如果失去这些特色，就很难说它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城了。

若数华埠的最大特色，毋容赘言，因是华人历来的集居之地，当然触目皆是黄皮肤、黑眼睛的可爱同胞。如遇到其它肤色的人类，十有八九是前来旅游或是匆匆过客。因为是华人屯聚之处，当然所有店面的招牌都冠以显赫的汉字，看起来令人感到亲切与骄傲。

除此，几乎所有的华埠都熙熙攘攘热闹非常，这里的店家因提供价廉物美的货品而招徕了八方来客。也因此让华埠成了所在城市最拥挤最喧哗的地区。每天从早到晚，购物的、游览的、过路的、进餐的，络绎不绝、人声鼎沸。由于人口密度高，街道狭窄，再加上店家们寸土必争，往往把货品延伸摆到了人行道上，更有随地卸货的卡车，违章乱泊的小车，就使得本就比肩继踵的华埠交通更加拥挤，环境更加脏乱。

最近有人对华埠的挤、脏、乱大肆抨击，实在有点可笑。试想，如果唐人街显得空空荡荡、清清爽爽，都像老外小区那样，丝毫没有中国城那历久不衰的「特色」，那还称其为「华埠」吗？对中国城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人，最好别去唐人街，拜托！

住房三部曲

在美国居大不易，房租之贵，令新移民咋舌摇头。但是，许多华人，经过埋头苦干，省吃俭用，不消几年，就在住房上，演奏出了有声有色的三部曲。

老中一向苦惯了，耐苦性比老外强多了。移民来美，其它的都撂在一旁，头等大事

就是攥钱。住，挤一点；吃，马虎点；穿，将就点；行，「巴士」点。总之，能省则省。于是，匆促地演出住房的序曲，随便租间便宜房子，管他？先住下再说。打工要紧，赚钱第一。

序曲演奏了几年，老中不甘于租别人的房子住，于是，开始酝酿创作演奏展开部——买房。这期间，老中真是卯足了劲，人家休息他上班；人家旅游他顶缺，甚至一人打了两分工。小病小痛，咬咬牙熬了过去。就这么日积月累，凑足了头款，再到银行借了贷，居然实实在在地买了房子。

买了房子，每月为了供房，打工的劲头，丝毫不得松懈。有的还在房子结构上打些主意，加以改造，变戏法一样，生出「姻亲房」。为了减轻每月供房的负担，老中要演奏首尾呼应的第三部分了——租房。不过，这次是反客为主，自己当房东，把住剩的房间租给了客户。

租房—买房—租房，这大概是老中的「住房三部曲」。

人生次序

好几回和友人闲聊，谈起人生道路，总是感慨不已。似乎一切都按照固有的模式安排就绪，从怀胎十月，到哇哇坠地，接着就开始了漫长的人生旅程。吮奶、学话、走路、上学，然后就到了让父母提心吊胆的青春危险期。再下来就是恋爱季节，爱情的序幕一拉开，紧锣密鼓的就是赚钱结婚、生儿育女。等下一代长大成人，自己已是皱纹满面。当然，要是子女孝顺，自家又剩两片钱子做老本，夕照黄昏，好歹也算活了一辈子，不求荣华富贵，但望安度晚年，最后，顺顺当当地找到生命的归宿。虽说，人们终其一生，总有某些特定的顺序可言，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头脑的开通，许多人生的次序，事物的常规都被打乱，什么先后，大小，上下，男女，全都颠来倒去乱了套。

笔者一对友人，起早摸黑，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把一男一女给抚养成人，实指望能按人生的常规之路，学业有成，然后男婚女嫁，成家立业，也不枉做牛做马，辛苦一场。谁知，如今的子女并不按人生的次序过日子，往往出其不意地搞出些长辈无法理解，无法容忍的事来。那个女儿，还未结婚，就大了肚子，最后只好把「婚外孙」生在家中。我的朋友虽然升级当了外公外婆，却老大不自在。至于那个男孩，更差点儿没把两位给活活气死。原来，儿子是位同性恋者，为他物色了多少女子，都兴趣缺缺。家中子女的这些表现，让友人整天到晚长吁短叹，只差没去拿根绳子上吊。

其实，什么事都要顺其自然，看得开些。许多人生的次序，不管怎么出轨，只要当事人不犯法，又活得潇洒，管他顺序怎么个调法，人家不是也活得好好的？

人在高楼

在印象中，总以为在越发达的国家，人们越是住在耸入云霄的摩天大楼里，而且，那才是现代都市的象症。其实，也不尽然，如果条件许可的话，人们宁可喜欢住在只有一两层的平房里。

记得当年在大陆，公家的宿舍一般都有六七层，于是，「顶天立地」的最低与最高一层，在分配房子时是最不被看好的。因为最底的一层，既不卫生又不安全；而最高的一层，除了每天爬楼梯受不了外，由于隔热性能差，夏天时因楼顶的热气幅射而饱受烧烤。到后来，盖了十几层高楼，虽有了电梯，但许多硬件设施跟不上。有位友人住在十八层的新村，时不时停电，电梯罢工，害得他爬一层楼梯骂一声娘。

来美后，一直住在二层楼的平房里。最近有机会去友人家小住，才重温了住在高楼的滋味。友人住在第二十四层。那幢公寓少说住了三百户人家。几百人上下出入就靠四部电梯全天候运转。住在远离地面的高空，透过落地窗户，俯瞰城市的街道，阡陌纵横；一辆辆汽车，宛如甲壳虫般爬动。仰望天穹，大小飞机穿梭繁忙，别有一番景象。人在高楼，虽然视野开阔多了，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却反因楼高而更甚。平常的交往只限于电话的联络，与在乘电梯时点点头问声您好！

当我离开高楼时，有一股逃脱囹圄的轻松。再远眺那座庞然大物，除了一个个方格之外，再没有给人留下其它什么。

享受生命的点滴

不同场合，总听到老外说「enjoy」。到餐馆吃饭，当佳肴上齐，侍者会彬彬有礼地请我们：enjoy；到音乐厅买票听演出，售票员递上入场券的同时，还不忘莞尔一笑地请我们：enjoy。听得多了，才慢慢一知半解，那就是中文说的「享受、欣赏、喜爱」的意思吧。其中，最令我「欣赏」的就是「享受」这层意思。

说到「enjoy」，往往会与住豪宅、开名车、穿金戴银、家财万贯等同起来。当然，有了那些丰裕的物质基础，谁不去好好地「享受」一番？不过对我们升斗小民而言，既没有价值连城的古董，也没有日进斗金的来路；既没有雅致豪华的别墅，也没有令人羡慕的遗产，何来「享受」之有？奢谈罢了。其实，未必。我们不妨尝试着享受生命的每一天，从点点滴滴的细微中，享受生活的乐趣。

这不由想起友人 Z 君。她因患脑部动脉瘤，前后动了两次大手术。但她并没有失去

对生命的热情，健康慢慢恢复之后，还出了一本散文集子。在她看来，太阳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如同生命一样。看着她的笑靥，那洋溢着喜乐的表情，正享受着生命的点滴。是的，一位身患重病的朋友，都还如此达观地迎接命运的挑战，我们四肢健康，一切正常的「常人」，还有什么可沮丧、颓废、悲观、苦恼的呢？当我们度过漫漫一生时，有多少亲情、友情、爱情、恩情值得去拥抱，去享受！我们享受艳阳天和煦的晴岚；我们也享受暴风雨淋湿的凉意。一帆风顺的欢欣，我们享受；玫瑰刺痛的滴血，我们也享受。我们既享受未雨绸缪的幸运；我们也享受措手不及的惊慌。坎坷颠簸前的平坦，我们享受；悲欢离合后的泪珠，我们也享受。

当然，要能从生活中享受一切，点滴难求！夜晚睡去，享受重担劳苦的解脱；清晨醒来，享受宝贵生命的延续。一日三餐，细究味蕾的享受；品茗浅酌，饱尝独处的享受。因此，最大的享受在于珍惜生命的自然状态。功成名就，在享受掌声赞誉的同时，要享受淡泊安闲；平庸拙呐，在享受默默无闻的同时，要享受怡然自得。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上，凡事顺其自然，切忌强求，就会享受到许多意外的喜悦。如果懂得珍惜懂得享受这一切，那么，应该也算不枉此生了。

亦友亦伴

夫妻相处之道，有人说它是一门学问，也有人说它是一种艺术，似乎统统言之成理。怪不得有关维护两性婚姻的书籍多如牛毛，咨询两性关系的机构比比皆是。尽管人们都在努力想做个好老婆、好丈夫，然而，所有这些奋勉都无法降低那居高不下的离婚率，也无助于改善众多家庭中剑拔弩张的夫妻关系。

在下有位旅居加拿大的挚友，与先生维持了二十五年的夫妻关系，照理也算挨到了习惯上的「银婚」纪念日。不过，笔者清楚他俩的底细。虽说两人结了婚、生了仔，好歹也在一个床上滚了二十来个春秋，然则，两人之间的关系总是嗑嗑碰碰，疙疙瘩瘩。一句话，她看老公总觉得横竖不顺眼，里外不是人，家庭婚姻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最近，友人来旧金山度假，理所当然聊起了她们的夫妻关系，居然告知说最近相处得很不错。在惊喜之余，听她只是淡淡地道出原由。过去，她总把他看成自己的丈夫，于是，时时有事，都用「高标准、严要求」来审核，自然十有八九不满意，难免矛盾百出，家无宁日。如今换了个角度，只将他当朋友、伙伴相待，一切也就随和不少。因为只是一位朋友，就不能要求过多、过苛。如是，反而能互让互谅自在多了。

友人的做法，不由使我想起「相敬如宾」那个古训。关系紧张的家庭，不妨试试「亦友亦伴」这帖良方。

互相隐瞒

一位美国朋友感到不适有好些时日，去他的美国大夫那儿就医，经过一连串这检查，那化验之后，医生的秘书打电话约他去面谈。到了办公室，医生毫不隐瞒，竹筒里倒豆子，一乾二净地把病情真相告诉了他本人：最后诊断是晚期肠癌。需立即动手术，并进行化疗，甚至连预后无法乐观的话也直通通地通给本人。我大为惊讶：医生怎能这样做？太不人道了！这等于当面把判处死刑的判决书读给病家听。

类似情况，换在中国就大不一样了。一般来说，医生都不会把病情真相一五一十地告诉患者，特别是对癌病之类的绝症，更是百般隐瞒。有时把病人家属找来，医生和家属达成对病人如何隐瞒病情的共识，再下来，就是付诸行动了。例如，在病家面前佯装轻松愉快状，间或还说什么病家十分幸运，并非恶性肿瘤等等良性骗人的话。更有甚者，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伪造一份假病历。总之，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病人作想。

我的一位大陆亲戚，患了晚期肝癌，他自己心中有数，他的家人也一清二楚。可是，为了让对方都不至太悲伤，双方只好互相隐瞒，心照不宣。表面上强装嘻嘻哈哈，有说有笑，似乎啥事也没发生。可是，这场真戏假做的内幕，让所有的人都面对这双重的折磨，怎不肝肠痛断！

后来，我才知道，在美国，医生如果对病人隐瞒病情，是违法的。病人要是在医疗过程中有什么意外，甚至三长两短，有朝一日打起官司来，医生就麻烦多多。法律是硬梆梆的，所以，医生把治疗中所发生的一切都透明化。两种做法，孰优孰劣，实在没有人能断个明白。

